

海瑟·巴比艾利 (Heather Barbieri) / 著 黃裕美 / 譯

蕾絲情緣

The Lace Makers
of Glenmara

蕾絲，改變了這些女人

我相信，人生可以重新編織！

我相信，愛情就繡在那方玫瑰花圍裡！



蕾絲情緣
The Lace Makers
of Glenmara

海瑟·巴比艾利 Heather Barbieri／著 黃裕美／譯

火星★小說 IN010
蕾絲情緣 The Lace Makers of Glenmara

作者	海瑟·巴比艾利(Heather Barbieri)	
譯者	黃裕美	
發行人	李家恩	
總編輯	黃智成	
主編	尚孝芬	
排版設計	碼非創意	
封面設計	design jojo	
出版者	繁星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	
董事長	吳振成	
總經理	黃 山	
執行顧問	張雪玲	
社務顧問	黃瑞循 黃仁雄	
數位總監	陳淑惠	
印務統籌	鄧景譯	
發行經理	張純鐘	
行銷企劃	張元慧	
教推經理	陳加憲	
客戶服務	賴思蘋	
	地址 台北縣五股工業園區五工五路37號	
	電話 (02)22999822 (02)22982836	
	電子信箱 service@BeautyEnglish.com.tw	
經銷商	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	電話：(02)29178022
製版印刷	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	2010年11月初版
定價	新台幣220元	Printed in Taiwan
ISBN	978-986-6194-32-0	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。

THE LACE MAKERS OF GLENMARA

by HEATHER BARBIERI

Copyright: © 2009 by Heather Barbieri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MMA SWEENEY AGENCY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0 InStars Multimedia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目錄



1 愛爾蘭那場雨	0
2 旅人威廉	0
3 海角村落	2
4 美國女孩	2
5 人來人往	3
6 懸崖漫步	4
7 伯恩神父	5
8 茶與醋罈子	6
9 髒衣服和避孕丸	7
10 蕾絲女社	7
11 凱特創意	8
12 神父出巡	0
13 乳房重建	1
14 蘇利文·迪恩	0
15 緊緊擁抱	3

16	勁歌熱舞	1	3
17	海洋謳歌	1	5
18	歡迎遲歸漁人	1	5
19	罪人懺悔吧！	1	6
20	另一條命	1	7
21	梭結編織針墊	1	8
22	渾身是傷	1	9
23	穿出品味	2	0
24	大饑荒的鬼魂	2	0
25	失而復得	2	1
26	形塑靈魂核心價值	2	2
27	險路慢行	2	2
28	海洋精靈	2	3
29	聽我細訴	2	3
30	言歸於好	2	3
31	熱鬧趕集	2	4
32	名利雙收	2	5
33	圓滿收場	2	5

蕾絲情緣

The Lace Makers
of Glenmara

海瑟·巴比艾利 Heather Barbieri／著 黃裕美／譯

目錄



1 愛爾蘭那場雨	0
2 旅人威廉	0
3 海角村落	2
4 美國女孩	2
5 人來人往	3
6 懸崖漫步	4
7 伯恩神父	5
8 茶與醋罈子	6
9 髒衣服和避孕丸	7
10 蕾絲女社	7
11 凱特創意	8
12 神父出巡	0
13 乳房重建	1
14 蘇利文·迪恩	0
15 緊緊擁抱	2

16	勁歌熱舞	1	3	9
17	海洋謳歌	1	5	4
18	歡迎遲歸漁人	1	5	9
19	罪人懺悔吧！	1	6	4
20	另一條命	1	7	7
21	梭結編織針墊	1	8	5
22	渾身是傷	1	9	1
23	穿出品味	2	0	4
24	大饑荒的鬼魂	2	0	7
25	失而復得	2	1	4
26	形塑靈魂核心價值	2	2	1
27	險路慢行	2	2	6
28	海洋精靈	2	3	0
29	聽我細訴	2	3	5
30	言歸於好	2	3	9
31	熱鬧趕集	2	4	4
32	名利雙收	2	5	0
33	圓滿收場	2	5	2

生命有如一條絲線，從不斷裂遺失。

——海地詩人羅曼(Jacques Roumain)

學習縫紉

必備：

縫紉機，老媽的也可以，那款天藍色勝家縫紉機，它發出的聲音，是嬰兒最好的催眠曲，你就躺在她腳邊那個草編搖籃裡，一手抓住色彩鮮艷的線頭。

概念（工具和信念同樣重要），例如剪刀，三至六吋長，刀鋒銳利；鋸齒型剪刀、線頭小剪、鈕扣孔、小刀片……總要修邊和剪裁布料。

綿紙（裁縫用的以及紙巾），裁縫的粉筆和點線輪，標出點、線、裁剪的樣張、弧形及成形後的輪廓。

大頭針，固定附加的物件。

縫針，縫衣長針、密縫針、縫補針、帽飾、織錦、刺繡、珠料，一切必須刺穿、綴飾和組合在一起的東西。

針頭包，狀似蘋果，要有個羊毛氈梗，以免針不見了。

頂針，老媽的就行了，黃金的，有個鏈子，頂端焊個小環；縫衣時套在食指上，以免扎破皮，也可當項鍊留念。

皮尺，量身材和三圍，幾碼、幾吋、幾公分，這頭到那頭的距離。

線，絲光紗線、尼龍絲、織紋線、絲線。

織布，小塊布樣、量布尺、一匹匹的布、毛料、絲綢、亞麻、網狀布，不管手邊有什麼，端視做什麼而定。

款式呢？

來自從小耳熟能詳的布店，像麥考斯(McCall's)、巴特瑞克(Butterick)、極簡(Simplicity)等店的抽屜，信封裡放著剪裁步驟和指南，結果早已預先決定？還是隨興之所至，讓靈感帶著你，試著拉起鬆散的線頭，綴補破洞，改頭換面，做件新衣？每個步驟，每個樣張，圖一，圖二，圖三，到時自然會水到渠成？

你可能很猶豫，想起過去所犯的種種錯誤，你曾咬牙切齒，把那些布用力丟到房間另一頭，因為跟你當初設想的南轅北轍，你曾為了扭曲變形的衣領或袖子，像個受傷的孩子般抱著膝蓋痛哭流涕。

但你還是得咬緊牙關，再拿起線來，不要害怕，總會摸索出一條路來。就從這裡開始吧。



凱特已經上路好幾個小時，一路走來，只有淒風苦雨陪伴著她。愛爾蘭那場雨像個藝人，不斷推出新把戲來取悅她。雨時而打斜，時而咚咚直落，時而輕嘆，滴滴答答；時而像一陣小巧優雅的冰雹，在她帽兜和肩膀上融化。她盡可能不去理會它，她知道這種雨。畢竟，她來自西雅圖，那個她出生、成長和心碎的城市。將近一個月前，一個近似這樣的日子，分手後幾天，她決定離開。她不知道，自己是不是還會回去，但這場雨，或者說……它的山寨版，亦步亦趨，一路相伴的是驅使她出走的回憶。

故事情節很單純，或者像大部分的這類故事一樣，表面上似乎都很單純。她面無表情語帶幽默的娓娓道來，彷彿在為某個搞笑俱樂部暖場。她曾在無數個場合講自己的故事，引來不少笑聲，有人了解的點點頭，有人寄予無限同情，覺得她掌控火候的功力已經爐火純青。三分鐘，只要三分鐘，就可以解剖這段五年情史的始末。

歸根究底，她說：伊森劈腿，跟個模特兒跑了，她是個辣妹，一頭烏溜溜的秀髮、蒼白的肌膚、寶藍色眼睛和一筆相當豐厚的信託基金。換個時空，她應該是王公貴族競相追逐的對象。一個身材苗條，瘦骨嶙峋，有如螳螂般的女煞星，在凱特一場失敗的服裝秀中穿她設計的衣服，還口口聲聲以她的朋友自居。

這個女模通曉五國語言，還是個擊劍高手及小提琴演奏家。凱特缺乏這麼傲人的資歷。她略通法文，到咖啡吧點三道菜、打聽火車班次或洗手間在哪裡？只要腔調和鄉音不太重，大概馬馬虎虎，不成問題。她七分鐘可以跑完一哩。她自認美麗可愛，但不夠漂亮；身材嬌小，不太高。她跟人玩牌時，牌運通常不錯，但在其他賭輸贏的遊戲上，往往是輸家。她偏愛費里尼的電影、爆米花和巧克力蛋糕。此外，在發生這一切之後，她還是深愛著伊森。

她忍不住一直思念他，想像自己比真實生活中還要能言善道，占著上風，實際上卻差遠了。真實的生活是個空蕩蕩的房間；真實的生活是一個人孤獨的煮飯用餐；真實的生活是要洗的髒衣服變少了，公寓也乾淨多了（他是隻馱鼠，酷愛收藏東西，他搬進來時應該先警告一聲）。真實的生活是孤伶伶的醒來。這其實無所謂，重點是她對自己遭到背叛怒不可遏。憤怒，沒錯，但一如過去，她還是隨時有股衝動想要屈服，寬恕對方。但再也不會了。這回她鐵了心，下決心盡可能享受這趟旅行，把憂傷拋開。路在她前面開展，一目了然，簡單無比，只有兩條路可走，前進或後退，沒有任何岔路，也不需要繞道，就只是一片寬敞的原野，波浪起伏、長滿毛地黃的綠地。走這條路不需要任何藉口，也毋須道歉；沒有必要，它就是現在這個樣子，不斷延展下去；窄巷邊長滿了青苔鬍子般的牆壁，傾頹的農舍，半邊屋頂已經塌陷，像被打黑眼圈般的狼狽樣。

近一個月來，她一路走，一路搭便車，如今正在這個國家極西的一個角落，也是少數幾個文明跡象已趨近零的地區。她就喜歡這個調調。她在四天內遊遍都柏林，那個宏偉又屹立不搖的都柏林：三一學院，及其珍藏的凱爾經（Book of Kells，譯註：西方最古老的手抄書），喬治亞街道、美術館，及館裡的展示品，玻璃棺木裡的人體模型和木乃伊，衣衫襤褸，牙齒脫落，有著大理石眼珠

子。那些吸食海洛因的混混搶走她的背包（她卯起來追，搶回包包，只要她願意，她可以又快又猛），還有那些住宅區及令人窒息的塵霧污染。凡事總有一體的兩面，甚至更多面。她搭了一部巴士，再換一部，往神秘的西部前進，那些巴士不像預期中走那麼遠，她老是銜接不上，最後整個斷線。車站售票員告訴她，新車一個鐘頭後會到，然後延到兩個鐘頭、三個鐘頭，像童話故事般，謊話連篇。最後，她懶得再等，決定走路，終於走到這裡，筋疲力竭，使一切景緻顯得更超現實。

她走過的每一步路，都留下印記，有些清晰可見，有些則否，印記上說：我來，故我在。但那就是很多人離開的原因吧，不是嗎，為了忘記，為了重新出發，為了找回自己？

她在家是個很安靜的人，她任由生命中那些酷好交際的人，包括伊森、她的好友艾拉、甚至她媽媽來主導一切，她很樂於扮演輕聲細語的配角，偶爾發表睿智的言論，逸趣橫生。

但現在她得靠自己了，沒錯，感覺上有點怪，但她已經準備迎接新的挑戰，活出新的自我。

空氣中可以聞到青草、濕氣、糞便和遠方生火燃燒泥炭的味道，雖然放眼望去，附近除了母牛和羊群，未見其他任何生命跡象。那群羊，不如想像中那麼潔白、純淨、蓬鬆，而是黑裡泛黃、髒濕蓬亂。咩，羊群亂叫；咩，她不甘示弱，還以顏色。這一來一往，使她差點熱淚盈眶，因為當他倆輕鬆自在相處，充滿和睦氣氛，可以亂開玩笑時，伊森就有可能做出這種事來。咩？這些羊群可能失去了媽媽，就像二月間她母親過世。

別哭，她嚴厲告誡自己。她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，儘管發生種種事情，仍一笑置之。其實不難。你可以選擇快快樂樂的過日子。

通常，她並不介意下雨，但這實在太超過了。她悔恨地想，我應該挑比較乾燥的地方，像西班牙

牙。但那年，連西班牙的問題也層出不窮：會螫人的水母如千軍萬馬湧現；大停電；田鼠鼠疫使作物和園藝遭到空前浩劫，她從報上得知這些消息。

現在老天爺也該放晴了吧，都快五月了？她站在一株杜鵑花叢下避雨，怒放的花朵環繞著她，使她全身散發著桃紅色的香氣，就像在元氣吧裡，她細細品味，這充其量只能說有股木屑的味道，但可以打包票，絕非最理想的環境。她不餓，在展開或結束一段戀情時，她從來不覺得餓，尤其是這段戀情，這段本來應該地久天長的戀情。幾乎每個人都看好，她和伊森會共結連理。三月間，他倆連袂參加友人的一場中世紀主題婚禮，大家都認定，她會搶到新娘拋出來的捧花。（那對佳偶不只誓言彼此攜手到老，同時也是復古協會(Society for Creative Anachronism)成員）。在那場婚禮中，他離開了她：即使不是在聖壇上，也是在聖壇西南角。就在一個拿著閃亮盔甲的武士冰雕旁，武士手上的盔甲已經開始融解，腳下水流成河，他的劍很快就會像牙籤般細小。

「我快窒息了，」伊森說，在牧師宣布這對佳人從此結為夫妻後，所有賓客魚貫走出房間之際。西雅圖丹尼瑞葛雷德(Denny Regrade)社區有著塔樓的石砌豪宅，已經轉化成一座城堡，懸掛著掛毯、織錦、旗幟和紋章，林木茂密的庭園有如俠盜羅賓漢的舍伍德森林，這是一個壯觀的場景，尤其有不少黃湯下肚之後。

「我懂你的意思，」凱特以帶有英國腔的口音低語。「這個馬甲簡直像鐵肺，雖然穿上緊身胸衣，看起來挺美的。」儘管燒烤牛排和蔬菜的香味不斷從宴會廳飄散過來，她很懷疑，等一下要怎麼用餐，真希望她帶了輕便的衣服來更換。她實在很想套上更舒適的衣物，但這並不是一般那種婚禮，這是個主題婚禮，新娘堅持貫徹她的想法，包括賓客得穿上臂寬鬆、前臂收緊的羊腿袖的那種

上衣等等。

「不。」伊森閃避她的眼神。「我是說，我沒辦法再這樣繼續下去了。」

「這樣？」她臉上仍帶著微笑，硬撐著，不肯讓他毀了這個夜晚。「如果你堅持，我們可以先走，但如果你錯過騎馬持長矛格鬥，席恩會很失望。」她也會很失落，因為她一直希望，之後他倆可以共舞。新娘的父母親請了一支管樂隊，已經開始傳來吹奏風笛的樂音。一個小丑從大廳上翻滾而下，一路叮叮噹噹響，險些撞翻無價的明朝古瓶。表演吞火的雜耍人員在陽台上大口吸進火焰，她不知道，他們的舌頭曾被烈焰灼傷。

「不，我是說我們。」他沈吟半晌。「我們玩完了，我很抱歉。」他轉身離去，步履有點蹣跚，彷彿船條地從下錨處鬆開，但看在其他人眼裡，可能以為他喝多了。在他走到大門口前，一個朋友一把拉住他，輕拍他背部，他任憑自己以這個方式再被帶進來，顯然很感謝藉此分散注意力。很快的，他開始舉杯敬酒，笑鬧狂歡。他有很多優點，做人有彈性，又聰明，他知道凱特不會緊跟著他不放，當眾出醜。

她呆呆站在那裡，一語不發，她的表情像極了宴席中間那頭烤豬，張大了嘴，只差嘴裡沒塞個蘋果。一開始，她以為見證海誓山盟，此情不渝，至死方休之後，伊森只是有點喪失勇氣而已，她也可以諒解這點，她可以耐心等待，她不會再給他任何壓力。她搭艾拉的便車回家，心想，一如往昔，她和伊森待會兒就會互相親吻，雨過天青。

她錯了。那天晚上，他搬到朋友家，只交代說，他需要一點時間和空間思考。大部分家當，他都丟下沒帶走。每次打電話，他都不在，她甚至懷疑，他到底有沒有住在那裡，但他又能上哪兒

去？她痴痴等了兩星期，屈指細數每一個日子，直到他的朋友實在看不下去，語帶同情地坦白告訴她，伊森和那個女模已經交往數月，事實上，他們很快就要訂婚了。這下，不是伊森和凱特要搬到紐約曼哈頓去追尋他們的夢想（他理財，她搞時尚），而是伊森和潮模。凱特孑然一身，沒有男朋友，她首次推出的潮服也乏人問津。她的概念不「賣」，她的經紀人朱爾斯說，她應該嘗試一些更「高概念」的時尚。雖然她覺得已經背離了自己的直覺，但還是照他的吩咐修正。結果只有當地兩家小精品店下單，她賺的錢還不夠支付開銷，這意味著她又得開始幫人修改衣服。她實在非常厭倦幫人改裙襠修褲腳，為了賺點津貼，換個扣子、修補破洞；這些差事，一般人在家裡只要花幾分鐘就可以自己動手做好，甚至比把衣服拿到艾拉開的精品服飾店所花的時間還少，凱特就在她這位死黨所開的店裡賺點外快，勉強糊口。她的手指因為做女紅而粗糙龜裂，這叫「女紅手」，她媽媽也有同樣的毛病。

「我得離開這裡，」她告訴艾拉，不只是這家店面，而是這個城市，這個州，這整個國家。到愛爾蘭去，她祖先的土地，那片綠色的土地，彩虹盡頭藏著魔法和金子的故鄉。

她和她母親原本準備一塊兒去，但她母親癌症迅速蔓延，在她們成行前，她已經走了，但她要求凱特承諾，她會去走一趟，還留給她一小筆遺產，贊助她這趟旅行。接著換凱特和伊森計畫去愛爾蘭，做為他們歐洲之旅的一環，凱特朝兩人未來的蜜月旅行規畫。如今她才明白，伊森可能從來不作此想。

她現在就在愛爾蘭，繞過世界大半圈，埋頭沿著這條崎嶇不平、坑坑洞洞的叉路走，只有上帝知道這條路通往哪裡。她試著忘記伊森一早醒來，毛髮直豎的樣子；他幫她煮咖啡、烤焦吐司麵包

的樣子；他眼中五彩斑斕，綠色、金色、褐色和藍色交織的樣子。她過去從沒看過那種瞳孔，七年前，在大學文學課上，他第一次問她一個問題時，她就無可救藥地迷上他了。他們那學期一起修英國小說家哈代(Thomas Hardy)的課，當時已經出現不好的徵兆？一開始，他們只是普通朋友，她眼看著他和一拖拉庫美眉約會，只能在一旁乾等，等到那個晚上，當她和伊森都喝醉了一起上床，從此黏在一起，密不可分。

下回，她會更審慎。她只跟先看上她的男人約會，而且是在清醒明確的狀態下。她只跟眼神堅定可靠，眼珠子只有一種顏色，例如褐色眼珠的男人約會，對，就褐色吧，如果她對自己有信心，敢再談戀愛的話。

鐘聲。在愛爾蘭那條路上，她竟聽到了鐘聲。難道她已經凍斃了？是天使在敲鐘嗎？還是那些小精靈？又或者是婚禮上那個小丑，回過頭來嘲笑她？還是一個如野獸般的男子，揮舞鏈鋸，想謀害她之後丟到溝渠裡，這個新聞最後終於傳到伊森耳裡，使他陷入一陣陣強烈的罪惡感中？

不可能，她不是名媛，媒體懶得報導，雖然她一度夢想因她的服裝設計一舉成名。但她充其量只是西雅圖郵訊報計聞版不值一提的小註腳，「本地胸懷大志的時尚設計師歿於愛爾蘭一僻靜小徑。」

她瑟瑟縮縮躲在花叢裡，等著看有誰會經過，或許可以終結她可憐兮兮的處境。

忽然馬蹄達達響，傳來馬嘶嘶叫的聲音。一輛運貨篷車出現了，上面彩繪著五色絢爛的花朵，以摩登的黃綠紅三色謳歌紐約的波普藝術家彼得·馬克斯(Peter Max)，畫布延伸到車頂之外。一個矮矮壯壯的馬車夫，攏著韁繩，吆喝她所曾見過最肥胖的馬。這個男人和他五彩繽紛的馬車，看起